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三十七回 求薦書蒙師爭館 避仇人縣尹辭官

詩： 枉自孜孜朝夕餘，名韉利鎖總成虛。  
事到頭來遭折挫，路當險處受崎嶇。  
利己損人終有害，察言觀色永無虞。  
水萍尚有重逢日，豈料人無再會時。

話說張秀，自洛陽回到金陵，又住了一二年光景，身邊還剩著五六十兩銀子。見陳通死了，他好似失群孤鳥，無倚無依。卻便意回心轉，竟不思量花叢，指望立業成家。來到袁州府九龍縣，乾了一個吏員，後來衙門裡賺得些兒錢鈔，就在那裡娶了一房妻小。只是一件，有了幾年年紀，縣中一應公事，懶於承值。忽聽得新任陳府判帶署縣事，點卯不到出火簽拿捉，便去換了公服，竟到縣中參見。陳府判道：「你就喚做張秀？今日十五是點卯日期，你這吏員，卻有多大職分，公然傲坐在家，藐官玩法，就不來參謁，卻怎麼說？張秀聽得他是金陵聲音，即便把金陵官話回答了幾句。陳府判見張秀講的也是金陵說話，把他仔細看了兩眼，心中暗想道：「看他果然像我金陵人物，想我父親在時，常說有個張秀，與他交好，莫非就是此人？」便喚他站起來，且到府衙伺候。你看那兩旁吏書，好似丈二和尚摸頭不頭，竟不知甚麼分曉。

這陳府判理完了縣事，回到府衙，即喚張秀過來問道：「我適才聽你講話，好似我金陵聲音，你敢不是這袁州府裡人麼？」張秀道：「小的原是金陵人，因在此作客多年，消乏貲本，就在本縣乾納前程，多年不曾回籍去了。」陳府判道：「你既是我金陵人，必然知我金陵事。我且問你，那監前有個陳進員外，可知道他麼？」張秀道：「小的知道。那陳進員外還有一個兄弟陳通，向年小的在金陵時節，原為刎頸之交。那陳能已身故多年。小的到這袁州，將及二十載，至今音信杳然。但不知陳進員外至今還存在否？」陳府判道：「那陳進你道是誰，就是我親爺，今棄世八年。這樣講起來，我與你是道家叔姪了。」張秀聽說，吃了一驚。陳府判吩咐快治酒饌，即便取巾服來張秀換了。張秀不敢推辭，只得領諾。酒至數巡，便向陳府判道：「令堂王氏老安人同之任麼？」陳府判掩淚道：「老叔不須提起，老母已棄世多年矣！」張秀歎道：「哎，原來王氏老安人已過世了！」陳府判道：「敢問老叔曾帶有尊孀來否？」張秀道：「拙荆也就在袁州府裡娶的。」陳府判道：「老叔，小姪有句不知進退話兒，未識肯見納否？」張秀道：「自當領教！」陳府判道：「小姪前因任所迢遞，並未得攜一親友同行，老叔若不嫌官署淒涼，敢屈在我衙內，朝夕也得指教一二。尊孀在外，待小姪逐月支請俸糧供應，不識意下何如？」張秀道：「謹當領教，但恐老朽龍鍾，不堪職役。」陳府判笑道：「老叔太謙了些！」原來這張秀，做過了多年押司，衙門徑路最熟，上司公文怎麼發落，衙門弊竇怎麼搜剔，都在他腸裡。不上半年，把陳府判指引得十分伶俐，上司也會奉承，百姓也會撫養。

一日，陳府判對張秀道：「老叔，我孩兒今年長成五歲，甚是頑劣，欲要請一個先生到衙裡來教習他些書史，只恐這裡袁州府人語言難辨，卻怎麼好？」張秀道：「這近府城大樹村中，陳小二客店裡，有一個秀才，姓王名瑞，是我金陵人，原是筆下大來得的，他在此寄寓多年。前者曾對我說，哪裡鄉宦人家，有好蒙館替他作薦一個。今令郎既要攻書，何不將些禮物，聘他進來就是。」陳府判道：「若又是我金陵人，正是鄉人遇鄉人，非親也是親的。」便寫下請帖，封了十兩聘禮，著兩個衙役，竟到大樹村裡陳小二家聘請。恰好那王秀才正出去探望朋友，不在寓所。兩個衙役便問陳小二道：「你這裡有個金陵王相公，還在些寄寓麼？」陳小二道：「還在這裡。只是適才出門探友去了，二位尋他何干？」衙役道：「我們非別，是本府新任陳爺差來，接他到衙裡去訓誨公子的。你與他先收下請帖，在此還有一封聘禮，待我們親自來送。」陳小二便替他收下請帖，兩個衙役作別就行。

卻說印客樓上有一個江南秀才，姓李排行六十四官，因此人便喚他做李八八。這李八八原是個癩生，因歲考了五等，恐怕家中親族們譏諷，便棄了舉業，來到袁州府裡，盡有兩年，靠弄些筆頭兒過活。他聽得陳府判差人請王瑞去教書，心中暗忖道：「古怪，我老李想了兩年的館，再沒個薦頭，這是誰人的主薦？弗用忙，我想兩京十三省，各州各府，那處不是我江南朋友教書，難道倒把金陵人奪擔子個衣飯去？終不然我還是肚才弗如這娘孃，人品弗如這娘孃。也罷！趁他出門未回，古人說得好：『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為殃』。有彩做沒彩，去鑽一鑽，不免去與我表兄陳百十六老商量，就求他東翁楊鄉宦老先生寫封薦書，去奪子渠個館來，卻弗是好。」你看他連忙去戴上一頂孝頭巾，著上一件天青布道袍，急忙忙來到楊鄉宦家。只見陳百十六老正在那裡吃午飯，見李八八走到，便站起身來道：「表弟，來得恰好，便飯用一碗。」李八八笑道：「我小弟正來與表兄商議，要奪別人個飯碗，撞得個好采頭，弗要錯過了，定用吃一碗。」李八八正拿起碗箸不上吃得兩三口，陳百十六老問道：「表弟，你剛才話，要奈何人個飯碗？」李八八便把碗箸連忙放下，搖頭道：「表兄，弗用話起！我那陳小二店裡，有個金陵秀才，喚他做王瑞，弗知是何人薦渠，到新任陳三府公衙裡去教書。早間特著兩個衙役，拿了一封聘禮，一個請帖來接渠。表兄我想這個館甚是肥膩，一年供了膳，十數兩束，定弗用話的。小弟仔細思量，兩京十三省，各州各府，城市鄉村，十個教書先生，到有九個是我江南朋友，難道把一塊肥肥膩膩的羊肉，白白地喂在狗口裡？因此特來要表兄轉達楊東翁老先生，替小弟說個人情，求他發一封書去，把小弟作薦一作薦，大家發頭一發頭。」陳百十六老搖手道：「表弟，這個實難奉命，你曉得我楊東翁不比別個鄉先生，開口定用一名水手，白話定弗能免。」李八八道：「表兄，話得停當，小弟便把半年束，作了薦館錢吧！」陳百十六老道：「表弟，我表兄到有一個絕妙計較，你只用一季館費，送與我表兄，就得停妥。」李八八道：「表兄，我表兄做人倒也是大量的，只要身去口去，弗過一年，只用馱頭二兩到家去，與老媽官買些鞋襪線索，其餘的都歇擔來送於表兄便歇。」陳百十六老道：「表弟，你曉得君子一言，如白染皂，也勿用再話。只是一件，你明日回家去，切勿可對人話，我表兄除你的貫頭。」李八八道：「表兄，俗語說得好，吃酒圖醉，放債圖利，薦館圖謝，表兄若弗思量除些貫頭，如何肯替我表兄用一番氣力？」陳百十六老笑道：「說得有理。表弟，你弗知道我楊東翁的書束，都是我表兄替渠發揮，如今把楊東翁出名，替你寫一封薦書送去，弗怕渠個館弗是表弟坐。」李八八道：「表兄個話，我小弟同你先去發頭，便為潤筆。」陳百十六老道：「表弟，我同你是至親兄弟，怎用個話，你到先去阿太廟裡，許下一個大大願心，停妥了，再作成我表兄數福吧！」李八八笑道：「表兄，個一發弗用得話。」陳百十六老道：「表弟，事不宜遲，只管白話，到耽誤了工夫。我替你及早揮下一個書稿，你快去設處錢幾盤纏，把下書人買酒飯吃。」李八八欣然應允，轉身就走。來到下處，只得把一件截腰棉襖當了二錢，便轉身來見陳百十六老道：「表兄，書曾停當麼？」陳百十六老道：「寫停當了。表弟，絕好利市，一個字也弗用改，把草稿看一看。」李八八接過草稿，從頭看了一遍，點頭歡喜道：「表兄，妙得緊！妙得緊！話得極明白，寫得極委曲，必然穩取荊州。」便向袖中取出銀子道：「這酒飯銀子兩錢，還圓二三釐，到是一塊白臉鬆紋，一釐搭頭弗搭。表兄，到要尋思一個會答應的人去下書，才見我表兄表弟之情。」陳百十六老搖頭道：「你表兄個事，就同我表兄個事一般，再弗用話得。」你看他走出門，不多時便去央了一個下書人來。李八八那裡等得回復，隨後跟了回去。

來到縣前，只見陳府判正待出門拜客，下書人就在大門首跪稟，道：「稟上老爺，家主楊鄉宦送薦書在此。」陳府判聽說，不知甚麼分曉，便吩咐住了轎，把書接在手，拆開一看，呵呵冷笑道：「這些小事，可惜費了你家老爺一個大人情。你去拜上老爺，說我衙署寂寥，館資菲薄，適間已接一位金陵相公到了，萬分不能從命。我這裡不及回書，只說多多拜上吧。」這李八八在旁聽說，吃了一驚，打發下書人先回，看他氣衝衝竟到府門上問道：「老哥，陳三府接一個金陵相公進衙坐館，曾到了麼？」門上人道：「適才到了，還坐在賓館裡，老爺吩咐，拜客回來才請相見。」李八八聽說印在賓館裡，便走進去，只見王瑞果然坐在那裡。他便向前假意問道：「王兄在此何干？」王瑞道：「小弟蒙陳三府寵召，特來坐館。因三府公拜客未回，在此相候。」李八八便改口道：「有這樣事？老兄，你也是我同袍中朋友，難道弗曉得，古人話得好：『搶人主顧，如殺父母』。這館是三府公請我小弟坐

的，是何人又作成了老兄？」王瑞笑道：「李兄，你既是吾輩朋友，還去想一想，那三府公既然請了老哥，何必又將聘禮請帖來接小弟。」李八八道：「你就馱請帖我看。」王瑞便向袖中摸出請帖，道：「你看還是請你的？是請我的？」李八八曉得自家非禮，接過請帖扯得粉碎。兩個在賓館裡，爭得不歇。但看著：

這一個，擦掌磨拳，也不惜斯文體面。那一個，張牙努目，全沒些孔孟儒風。這一個，顏面有慚，徒逞著嘴喳喳，言談粗暴；那一個，心胸無愧，任從他絮叨叨，墜落天花。一個道：「你搶人主顧，仇如殺害爹娘！」一個道：「奪我窩巢，類似襟裾牛馬！」一個道：「我江南人，不甚吃虧！」一個道：「我金陵人，何嘗怕狠。」

他兩個正未絕口，恰值陳府判拜客回來，正要落縣理事，聽得賓館中鬧嚷，便問道：「那賓館裡甚麼人喧嚷？」把門人道：「就是老爺適才接來那位金陵相公，與一個江南生員，在那裡爭館廝鬧。」陳府判想道：「這敢是楊鄉宦薦書不效，故來尋趁了。」吩咐陰陽生：「快攆那江南生員出去。好生伺候那金陵相公，待我理完縣事，再請相見。」

陰陽生將李八八亂推到賓館門首，看他怒氣沖沖，連忙又到楊鄉宦家去。見陳百十六老道：「表兄，有這樣事，館到弗曾奪得出手，先丟了二錢敲紋。小弟想將起來，終不然我江南朋友再弗要出來教書了？表兄，趁他此時還在賓館，我有個道理，館就坐子渠坐，只去邀幾個鄉里朋友，拿渠出來打一個半死，慢慢再話個道理。」陳百十六老道：「表弟話得好，先打後商量，不然明日我江南朋友得知，到話得弗好看。」李八八道：「表兄個弗用話！」你看他，弗用一餐飯間，去尋了無數鄉里親戚。你道是些甚麼人？卻是那東村內的趙皮鞋、南城裡的陳泥水、西街上的張木匠、北橋頭的李裁縫，各帶了幾個徒弟，約有四五十人，都打著江南鄉語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齊集在賓館門前。原來陳府判此時正理完縣事，恰在賓館裡與王端相見。陰陽生看見那一伙人，連忙稟道：「稟上老爺，適才那個江南生員，又帶領了一伙江南人，在大門上口口聲聲要與王相公廝打哩！」陳府判對王瑞道：「鄉親莫要著忙，那江南人最是放肆，惹著他，便使一通氣力。」吩咐皂隸：「快走出去，把那隨從來的捉幾個進來處治他便了。」皂隸走出大門，便扭了兩個進來。陳府判喝聲：「打！」每人打了三十。你看外面那些人，首初時個個嘴硬，後來聽得捉將進去便打，大家嚇得就如雪獅子向火，酥了一半，跑的跑，躲的躲，各自四散走了。李八八見眾人走散，恐怕嚴究起來便難擺脫，連忙走回下處，收拾了衣包，也不去與陳百十六老作別，急急逃回家去不提。陳府判吩咐：「把這兩個快趕出去！」你看，這兩個人，也是晦氣，白白的打得兩腿通紅，那裡去討一毫調理。噫！正是：

是非只因多開口，煩惱皆由強出頭。

這陳府判迎王瑞到了衙裡，先與張秀相見，整酒款待，再令孩兒出來拜見。王瑞自得張秀作薦進去，每日完了功課，便去奕棋飲酒。陳府判若有疑難事情，就來請教他們兩個。不上署得縣事半年，到賺得有幾千銀子。這也是他會奉承上司，上司也做成他。

一日，送京報來道：「九龍知縣已有官了，姓金名石，係金陵人，選貢出身。」陳府判暗想道：「我金陵止有當初與我做對頭、奪秀才的那個金石，終不然再有個甚麼金石，與他一般名姓相同？且住，明日待他到任之時，若果是這個金石來做知縣，卻也是冤家偏遇對頭人，便與他慢慢算一算賬去。」想不到任果然是他。陳府判交了堂印，便撥起當年夙恨，也不管他上任吉辰，便對金知縣道：「鄉兄，還記得向年馬上剝衣巾，當堂請題目的時節麼？」金知縣曉得冤家湊巧，遂躬身回答道：「知縣本一介草茅，判尊乃千尋梁棟。當年雖觸雷霆之怒，今日須馳犬馬之勞。在判尊則不念舊惡，在知縣已難贖前愆。罪甚彌天，噬臍何及？」陳府判道：「鄉兄豈不聞古人云：『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』」說不了，便呵呵冷笑一聲。這陳府判見他初到，又不好十分激觸，只把這兩句話兒打動了他，便起身作別，各自回衙。金知縣自知撞著對頭，卻難迴避，次日備下一副厚禮，寫了一個晚生帖子，送到陳府判衙裡。陳府判見了，一些不受，就把帖子上寫了幾句回出來，道：

昔日秀而不實，今日冤家路窄。

一朝萍水相逢，與君做個頭敵。

金知縣知了，便歎道：「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昔年原是我與他做對，沒奈何，忍恥包羞，這也難怪他記恨到今，怎知冤家路窄，他今是個府官，我是個縣官，若不見機而去，後來必要受他一場恥辱。正是『識時務者呼為俊傑，知進退者乃為丈夫』。不如明日拜辭太府，送還縣印，早早迴避前去，卻不是好。」這金知縣計議停當，次早正值知府升堂理事，你看他果然捧著印上堂拜辭。知府驚問道：「金縣尹，你蒞任未及一句，便欲辭任而歸，其中緣故，令人莫解。」金知縣事到其間，不敢隱諱，只得把陳府判當年事情，一一備說。知府聽罷，便笑道：「金縣尹，豈不聞冤家兩字，宜解不宜結，你做你的官，他任他的職，兩家便息了是非。就待我去見三府公，講一講明，與你們做個和事老吧。」金知縣道：「知縣記得書中云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』，又云『禮貌衰則去之』，今日雖承太府款留，明日終被一場譏諷，反為不美。知縣只是先酌遠謀，毋貽後悔。」知府強留不住，見他再四苦辭，立心要去，卻又不好十分攔擋，只得憑他起身去任。這陳府判見他去了，恰才的：

撇卻心頭火，拔去眼中釘。

依舊署了印，代理著九龍縣事。這也是他官星當滅，未及一月，京報到來，說印已罷職了。這陳府判雖是罷了職，卻也心遂意足，想那切齒之仇已釋，生平之願已申，更無一些慍色，遂與張秀商量道：「老叔，小姪相屈多時，晨昏有褻，於心甚為歉歉，稍有白金二百兩，送上老叔，聊為進京幹辦前程之費。倘得個好缺出來，那時千乞還到金陵一往，以敘通家交誼之情。」張秀收下銀子，即便躬身拜謝，兩個各淚汪汪，不忍別去。正是：

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。

張秀辭別出來，回家遂與妻子商量進京一事。那王瑞見張秀辭去，他也再四推辭。陳府判那裡肯放，即便打點船隻，收拾同回。這卻是：

大限到時人莫測，便教插翅也難逃。